

一个村庄的入冬仪式

■ 马亚伟

玉米的馨香还在村庄里弥漫,苹果的甜蜜还在果园里浮荡,白菜的清气还在菜园里飘散……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不经意间冬天就近了。花朵的芬芳正在慢慢消散,蝴蝶的舞姿消逝在田野,小兽的足迹隐匿在山间……其实秋去冬来,季节一直在做着各种铺垫。冬天确乎近了,容不得你怀疑。每个季节到来,村庄都会悄然进行一场仪式,以做好承前启后的交接工作。

一个村庄的入冬仪式,没有大张旗鼓,没有喧嚣热闹,有的是安然宁静。相比秋天到来时的锣鼓喧天,缤纷灿烂,冬天的到来显得格外低调。一个村庄的入冬仪式,就是把季节的背景音乐换成舒缓平和的曲子。整个村庄仿佛陷入冬天的童话故事,摒弃一切浮华扰攘,只享受此刻单纯的温暖和幸福。

岁月悠悠

■ 冯元集

伙巷在拆迁了。这样狭窄的小巷,现在宜兴城中已不多见了。这条饱经风霜的小巷,北端连着通真观路,南端挨着王府小区,见证了过往许多人事的变迁。小巷总是以其温和大度的气概,迎来送往着无数年长年幼的人们,曾出生在这里的我对这深有体会。

王府小区建成之前,这儿曾有我家的老屋。青砖黑瓦白墙的老屋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静谧,古朴之韵流淌在梁栋之间,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老屋中有我慈祥的外婆,有我筒朴而有文化的父母,他们敬老爱幼、节衣缩食地

三茂求学

■ 范 盛

三茂出生在徐舍的一户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家里缺少劳动力,家境十分贫寒。

1957年,初中毕业时,三茂本想报考师范学校,因为读师范可以享受免费的食宿,开支小,以后当教师,工作有保障。班主任老师得知后对他说:“今年镇江师范、无锡师范招收名额极少,而报考人数极多,竞争大,不易录取。”三茂听后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回到家里,他把这事如实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也感到无可奈何。正当母子二人一筹莫展时,获知情况后的一位邻居对三茂说:“你不如先读高中,尔后再报考师范学院,同样可以实现当教师的理想。”在这位邻居的劝说之下,三茂报考了宜兴一中(现为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不多久,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说实话,因为家境贫困,这三年高中是三茂人生路上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他印象最深、终生难忘的三年。

那时,徐舍至宜兴城里的交通很方便,既有汽车又有轮船可乘,但三茂家一贫如洗,他买不起车票和船票,只能沿着公路步行去上学。那时的公路既弯曲又狭窄,中间是汽车行驶的石子路,两旁是泥土路。三茂每次回家拿膳食费,都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用衣带结紧裤腿,沿着公路的泥土路,从学校徒步到徐舍。第二天,空着两手,又穿着布鞋从徐舍徒步到学校。三年中,三茂在宜城和徐舍两地不知往返了多少次,穿破的布鞋不知有多少双。

在公路上行走,晴天还好,遇到大风大雨天气,虽撑着雨伞,下半身还是会被雨水淋湿,身上感到冷飕飕的。公路面上积满了雨水,汽车一辆一辆驶过,水花四溅,泥水溅在三茂的身上,实在难受。每当他动摇退却时,总会想到母亲的话:“孩子,读书是你唯一出路。”于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尽管条件艰苦,但三茂从未放弃求学的信念。

在宜兴一中学习期间,每逢寒暑假,三茂和几位贫困学生一起,由学校开出介绍信,到川埠、汤渡等地打工。让三茂感激、欣慰的是,学校和地方政府每个学期都向他们这些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直到他们高三毕业,这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更给予他们莫大的精神鼓励。

高中三年,三茂用坚持与努力,战胜了逆境,实现了理想。1960年,他被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录取,毕业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

最后一棵白菜收回家,最后一朵棉花摘下来,农闲时节就到了。不知不觉间,夜晚变得长了起来,正好可以做一个悠长的梦。冬天的村庄,不用像别的季节那样早早醒来,早早就进入火热沸腾的节奏中。家家户户的鸡狗,仿佛深潜季节的密码,一到冬天就不再那么早开始叫。村庄迟了,人们顺应自然的规律,可以稍晚一点起床。冬天很多鸟儿都飞去了南方,留下的鸟儿也颇为善解人意。它们不再用响亮的叫声呼朋引伴,似乎怕惊扰了人们的酣梦。鸟儿的叫声轻柔而稀疏,大概是试探一下人们醒来没有。村庄难得有这样安静的清晨,谁肯吵醒一个村庄的美梦?清晨的薄雾笼罩之下,村庄像是神秘安宁的世外桃源,散发出悠悠的古朴气息,好像尘世间所有的故事都简化为一

把我们养育长大。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天,父亲在老屋的天井里踩着脚对天长叹:孔庙被捣了、儒家文化被废了、孩子们失学去了乡下……这是一位知识分子当时的悲愤之情啊!

老屋虽破旧,却拥有3个大天井和一个400多平方米的大花园,天井里每天有我的同学来玩耍,飞“洋片”、捉迷藏或围着小桌成家家庭作业;花园里,我们挖炉灶烤南瓜、筑草堆“地洞”、爬上树唱歌、割草喂养兔子、放养母鸡。有天,我在园子一个瓦砾堆中竟然找到了一大盆鸡蛋,意外惊喜啊!花园里的月季从不失约,把大朵的花儿开

喝的境界

■ 程应峰

有一个人,三十好几,离异。他好酒,每天,醉里来,醉里去,真个是醉生梦死。在人堆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受不了!”

什么受不了?应酬多了受不了,还是酒喝得受不了?只有他自己明白。总之,他每天都会将一身酒气和兴奋之情带人人堆里,说着酒话,谈着酒事,泡在自己营造的氛围中。

渴了的时候,他也喝酒以外的东西。喝茶,茶里面还加点蜜。他也会热情洋溢地谈起酒文化和茶文化,还会冠冕堂皇地将酒香茶香与人格馨香混为一谈。他常说,喝茶可以调理浮躁心态,让心境从喧嚣回归安静。旁人笑笑,你算是喝出境界来了。他眯眼笑笑,就势打起了呼噜。

属于他的境界,同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境界一对照,自然是两重天地,大相径庭。

想起《红岩》中,甫志高未叛变前,与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陈松林有这样的对话。甫志高问:“喝什么茶?香片?龙

井?还是乌龙茶?”“哪有这么多的讲究,有口水解渴便行。”

陈松林应道。那个特定时期,喝茶是有闲阶级的生活点缀。正是这一问一答,预示着过分讲究的甫志高日后会成为叛徒;而工人出身的陈松林则道出了那个时代一个共产党人为人处世具有的崇高境界。由此看来,喝的境界与人生际遇,终归是大有关联的。

在小说大家曹雪芹看来,喝的境界不在于喝本身,而在于怎样喝,怎么品。再平常再凡俗的事,一旦用复杂精细的程序和器皿来表达,就有了意味和蕴涵。《红楼梦》中,他借妙玉之口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一天,妙玉悄悄拉着宝钗、黛玉喝茶,冲茶用的水就大有讲究。“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把林妹妹唬得不好多话。“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所用的茶具,无一不是古董珍玩。论到喝茶,妙玉还刻薄地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

了。”在曹雪芹心中,喝茶不在解渴,而在辨味。

在电视里见过专业的茶艺表演,沏茶的程序让人眼花缭乱,还配有古筝弹唱。不光桌子椅子茶具显出古朴之气,连弹琴的小姐也颇有古色古香的神韵。虽在荧屏之外观看,但荧屏中的茶香氛围早已沁入心扉。个中意蕴,与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关于茶的描述,颇有些遥相呼应的味道呢!

我呢,习惯于使用最普通的玻璃杯,喝最平淡的白开水。总是在渴了的时候,将纯净的滚水和纯净的凉水兑成温热,大口喝下。那一刻,深切的快感就会自心底升腾起来。在温软之水的滋润里,平实的生命才日复一日焕发着生机。窃以为,像我这样将白开水喝得酣畅淋漓,毫无讲究,怕是进入无境之境了罢。

总之,世俗生活中,少不了热烈和平淡,苦涩和甜蜜。就像生活中有酒和水、茶和蜜一样。不同的心境,会有不同的喝法;不同的喝法,演绎出的,是不同的人生际遇。

地酝酿着崭新的一切。

村庄里的人,开始学着把生活节奏调慢。习惯了忙碌的人们,脸上有了难得一见的闲适。人们凑在一起聊聊天,下下棋。生命中总有些时光,是用来浪费的。对村庄人来说,冬天过清闲的日子心安理得。人生那么长,冬天那么冷,着急干什么呢?悠悠地过下去,日子才更有味道。可村庄里总有闲不住的人,我的父亲就是如此。每年冬天,他脸上的表情总是有些复杂,轻松之中透着失落,安闲之中透着寂寞。他喜欢踱到田野里,站在高处眺望远方,好像在期待什么。期待什么呢?肯定是一个崭新的春暖花开。放慢前行的脚步,怀揣对春天的憧憬,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父亲这样开启冬天。

冬天,村庄变成了温暖的城堡,酝酿着数不清的温情故事……

如今,许多闲置房都会打上“吉屋招租”的广告,由此我便想到,我家的老屋确是吉宅。尽管那时的生活艰苦,我外公外婆和父母还经常用园中的南瓜裹腹,但他们都是长寿之人,我母亲还活到了105岁呢。仔细想来,正是老屋的宁静和祖辈父辈们历经风雨的坚强,才使得宽厚待人、淡泊人生的他们“长命得见太平年”啊!

果蔬菜,于是,一个花香菜绿葡萄串串的美丽大园子便惠泽了大家。记得当时母亲常会把园中绿油油的塔菜、红灯笼似的番茄和腌制的香喷喷的“绿苕头”(做团子用的)等分送给邻居享用。

了。”在曹雪芹心中,喝茶不在解渴,而在辨味。

在电视里见过专业的茶艺表演,沏茶的程序让人眼花缭乱,还配有古筝弹唱。不光桌子椅子茶具显出古朴之气,连弹琴的小姐也颇有古色古香的神韵。虽在荧屏之外观看,但荧屏中的茶香氛围早已沁入心扉。个中意蕴,与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关于茶的描述,颇有些遥相呼应的味道呢!

我呢,习惯于使用最普通的玻璃杯,喝最平淡的白开水。总是在渴了的时候,将纯净的滚水和纯净的凉水兑成温热,大口喝下。那一刻,深切的快感就会自心底升腾起来。在温软之水的滋润里,平实的生命才日复一日焕发着生机。窃以为,像我这样将白开水喝得酣畅淋漓,毫无讲究,怕是进入无境之境了罢。

总之,世俗生活中,少不了热烈和平淡,苦涩和甜蜜。就像生活中有酒和水、茶和蜜一样。不同的心境,会有不同的喝法;不同的喝法,演绎出的,是不同的人生际遇。

快乐退休

■ 芮海林

闲日,我与几位老朋友、老战友聊天,谈到了退休生活的话题,大家体会深远,各抒己见,谈得十分投机,越谈越觉得惬意无比。

退休,是曾在职场的老年人必迈的门槛。有的人勤勤恳恳,小心翼翼地挣扎了一辈子,终于无灾无殃,平安退休,颇有全身而退的庆幸;有的人却视退休为畏途,憎其收入减少,尤其身价大跌,难免戚戚然;还有的人,过不了那道“坎”,令人看到了不该发生的故事……依我看,退休不仅体现了党的关怀,也是人生之必经之路。有句歌词唱得好:“你劳累了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

退了休,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清晨或傍晚,可以去公园、广场、河边散散步,打打太极拳,舞舞木兰剑,做一下深呼吸,舒松一下长期工作以来所缔结的“职业病”。运动过后,会觉得空气格外新鲜,呼吸格外流畅,筋骨格外轻松。因为退了休,生活节奏可以放缓,特别是冬天,早晨醒来后,可捂捂温暖的被窝,再也不必受那刺耳又令人烦恼的闹铃声惊扰;不必每天像沙丁鱼似的挤在公共汽车和电梯里上下班;不必每天沉浸在繁杂的公务中,唇舌舌干地处理错综复杂的纷争而筋疲力尽;不必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上司和同事的眼神,猜度方方面面的意图,顾虑着上下左右的关系等等。

退了休,要学会玩,学会享受天伦之乐。在欧洲人看来,如果一天到晚只是工作而不玩,就算白活了。何况老年人同样渴望玩,特别是对游山玩水情有独钟;对花鸟鱼虫的宠爱,对各种娱乐游戏以及智力玩具的喜爱,与儿童相比毫不逊色。与其说是童心未泯,不如说是他们在心

豪笔奏序曲

■ 吴国仁

本文要说的,是当代紫砂雕塑界的代表人物徐秀棠大师雕塑艺术以外的笔墨风范。

经过300多天的努力,我于2014年夏,收集整理完成了宜兴130多位大师名家合力创作的宜兴陶瓷名家书法册页长卷,这是陶都陶瓷名家书法作品的空前大团圆。

是年夏月,我马不停蹄来到瓷都景德镇,施行姊妹篇——景德镇陶瓷名家书画册页长卷。数个春秋的轮回,由瓷都184位陶瓷名家挥毫写就的册页,其中国画占半壁江山。这是罕见的景德镇陶瓷名家纸质书画的大集锦,可谓气势磅礴、锋芒毕露。相形失色的是,我们宜兴只有清一色的书法。如果宜兴的册页就这样杀青,对宜兴的陶瓷名家有失公平。

陶都人杰地灵、藏龙卧虎,只要我尽心尽力地耕耘,百花争艳的景象定会如愿以偿出现。于是,我准备再次请宜兴陶瓷名家们创作他们不露风华的国画作品。办事要提纲挈领,诚邀一

在秋天

■ 刘 建

我就是秋天的一个微小部分:
偏旁部首,标点符号或者是某一段落
晨风吹过,摇曳成菊
舞动这个季节的斑斓色彩
丰硕饱满而沉重,它所背负的丰收的悸动,让秋天不再矜持和平静
那些失散已久的光芒,重新凝结、聚集

理上渴望补偿的一种表现。我国有心理学专家曾提出,玩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要,会给生活增加许多调味剂,活跃人体细胞,延缓大脑的衰老。同时,可防老年痴呆症。

退休了,就像一个农夫犁田犁到头,又像长途奔驰的车轮到了站,可以坐下来吸根烟,舒口气或闭目养神打个盹;退休了,原来始终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解放,像小学生放假一样,感到极度轻松;退休了,就像参加的一场竞技、博弈刚刚落下帷幕,无论是输是赢,毕竟有了分晓,令人产生碧空如洗的心情。

每个人都有许多爱好和愿望,过去,由于担负着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得不把它们搁置起来,而把自己交给别人去支配。当你退休,自由和独立随之开始,身心和时间回到自己手中。自己设计,自己支配,专心致志,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实现以往的梦想,了却多年的夙愿,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

退休不是人生使命的终结,相反,它是重开另一种人生的开端。有位老新闻工作者退休后学会了用电脑写作,退休20多年,完成12部专著约300万字,大部分文章均在国家级报刊发表,并多次获奖,可谓“笔耕不辍,乐此不疲”。还有一位摄影爱好者退休后,学会了手机摄影,拍摄了大量的家乡风光,完成了他的《风景这边独好》等几个摄影专辑,受到好评。

有位名作家说得好:“生命并不因为退休而逊色,反而由于其身心获得自由而更添光华;生命也不会因退休而衰老,却由于精神的独立而更具魅力。”因此,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生命,会永远青春常驻、潇洒、年轻。

位资望和画工皆能压得住阵脚的陶瓷大家荣任此次国画作品的拓笔大师,此事举足轻重。

2017年冬月,我骑摩托车颠簸约30公里来到丁蜀镇“长乐陶庄”,谒见德高望重的徐秀棠大师。一番寒暄后,我和大师进行了赤诚沟通,并呈上景德镇陶瓷名家的书画册页长卷。大师谄于言而敏于行,欣赏完“客都”名家的作品,翻开空白册页,掀到中间说:“前面让优者上,我就画在此页。”我领略过大师的低调,见识过大师的内敛,便推心置腹地说明他画在首页的意义。秀棠大师笑着说了一句宜兴土话:“匠照主人谋(照主人的意思办)。”说完,他把册页倒翻至首页,豪笔在册页上轻轻滑过,留下一道绚烂的色彩,画笔再熟练地摇动,简洁明了的画面“梅竹双亲”俊快地映现。

秀棠大师说:“愿小作给你带来好运。”呵!秀棠大师的成人之美,也有着深远的意义,不独为此次国画册页零的突破,也为陶都和瓷都陶瓷界的国画艺术之花奏响了并蒂开放的序曲。



惊秋黄叶遍

草原之夜 摄